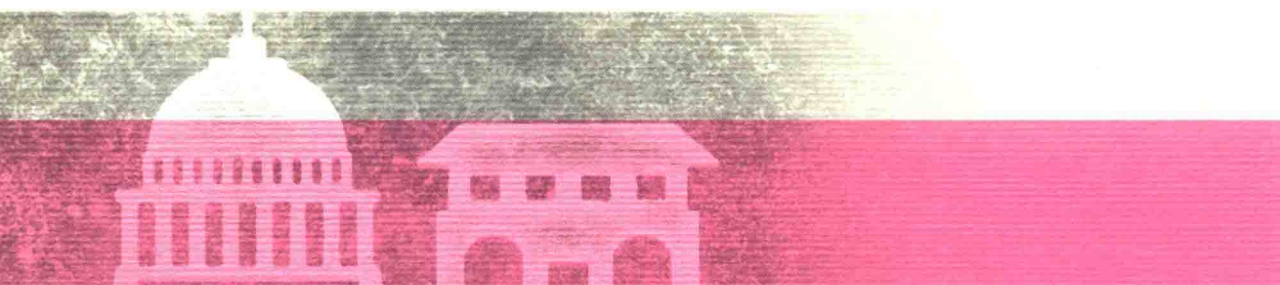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 宋 娴 主编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博物馆与教育

目的、方法及成效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英」艾琳·胡珀-格林希尔

(Eileen Hooper-Greenhill) 著


蒋臻颖 译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 宋 娴 主编

博物馆与教育

目的、方法及成效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英〕艾琳·胡珀-格林希尔

(Eileen Hooper-Greenhill) 著

蒋臻颖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 / (美)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著;蒋臻颖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 1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

书名原文: Museums and Education

ISBN 978-7-5428-6528-1

I. ①博… II. ①艾… ②蒋… III. ①博物馆—社会教育—研究 IV. ①G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393 号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by

Eilean Hooper-Greenhill

Copyright © 2007 by Eilean Hooper-Greenhill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授权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 刘丽曼 张嘉穗

装帧设计 杨 静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

宋 娴 主编

博物馆与教育

——目的、方法及成效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 著

蒋臻颖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5)

www.ewen.co www.sste.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5428-6528-1/N·994

图字09-2016-503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75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元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编委会名单

主 任 王莲华 王小明

主 编 宋 娴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胡 芳 蒋臻颖

刘 哲 王 欣

余 征 庄智一



总序

追溯我国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从南通博物苑创办至今,我国公共博物馆事业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博物馆在公众终身学习、科学传播、公共服务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轨迹和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博物馆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如何“内外兼修”,在场馆建设等硬件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内涵提升,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文化内容,为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这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创新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全国重要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上海科技馆肩负着科学传播的重要使命。正值“十三五”开局之年,上海科技馆也已经走过了15年的发展历程。上海科技馆的更新改造、上海天文馆的开工建设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平稳运营,“三馆合一”的局面逐渐形成,面对各有侧重的发展任务,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提升。在不断寻求提升的过程中,发展历史悠久的众多国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自然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集结了近几年世界博物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涵盖了当前博物馆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博物馆管理、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数字化等。

除了丰富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成果,这套译丛还有两大亮点值得读者特别关注:一是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作者们向我们展示了面对不同的问题,应该如何抽丝剥茧地去寻找最佳答案。这对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各个方面的研究是很好的借鉴。二是研究博物馆相关问题的宏观视角。译丛中很多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已不囿于博物馆范围,而是从社会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博物馆发展的各种命题,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博物馆之于公众、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使命与责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这套译丛能为我国博物馆和科技馆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致 谢

本书提出的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焦点，它可能会被视为对《博物馆与知识塑造》（*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及《博物馆与视觉文化阐释》（*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中提出的知识轨迹的深化。支撑这本书的大量实证研究由之前几册书中提出的用于博物馆分析的概念框架塑造而成，并做了扩充。

本书的基础研究是在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博物馆与美术馆研究中心（RCMG）的支持下完成的。RCMG成立于1999年，它是依照1997年向国家遗产部提交的有影响力的安德森报告《一项共同财富：英国的博物馆与学习》（*A Common Wealth: Museums and Learn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中的建议“应在一个或多个高等教育机构为博物馆教育建立中心，以鼓励与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发展”建立的。我衷心感谢博物馆与美术馆委员会及莱斯特大学评议员发展基金，提供了两万英镑的原始启动资金。

RCMG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观众，但也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及其用户。本书的讨论聚焦于在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开发“衡量学习”的方法，以及三项衡量博物馆学习成果和影响的全国性研究。自创立以来，RCMG明确表达了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政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之间的协调关系，目的在于贡献知识，鼓励和促进更多理论丰富和具有反思性的专业实践，以及有助于文化政策的发展。

我发现，与一群能分享我的热情与信仰的、多才又

努力且富创造力的人们一起工作是一种极大的快乐，我欠他们很多。这些研究项目的完成离不开团队和参与者，它们是在集体讨论和决策中形成的。我通过和同事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并且可能冲破了多重阻力。我们发现，想法在复杂的、不间断喧闹的研究项目间产生与成熟，伴随着紧迫的时间期限，通过群组分析、论述和传播来实现。

本书所讨论的研究缘起于委托和咨询，但如果不能推动 RCMG 所探讨的主题，我们也不会接手它，该主题的大标题是《博物馆与文化变迁》（*Museums and cultural change*），并由一系列副主题组成：

-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和社交特性
- 艺术和文化的社会机构
- 博物馆空间与技术
- 残疾文化与博物馆

毫无疑问，我最要感谢的是多德（Jocelyn Dodd），当时她接替我成为 2000—2006 年 RCMG 的研究主管。多德将她的洞察力和对深刻见解的分析与她在博物馆领域渊博的知识、理解和多层面的经验相结合，没有这些以及她项目管理的技能，研究项目是不可能落地的，更不用说按时在预算内得出结论。我感谢她无限的活力、热情、决心和管理技能。每项研究项目都包含了稍许不同的团队，但琼斯（Ceri Jones）担任了所有组的研究助理，她的很多努力、灵活性和洞察力都贡献了巨大的价值。这里讨论的 RCMG 研究的小组成员包括阿曼达·克拉克（Amanda Clarke）、吉布森（Lisanne Gibson）、赫尔曼（Catherine Herman）、马塔拉索（Francois Matarasso）、莫里森（Marlene Morrison）教授、穆苏里（Theano Moussouri）博士、奥里亚因（Helan O’Riain）、菲利普（Martin Phillips）博士、皮克福德（Chris Pickford）、塞尔弗里奇（Llewella Selfridge）、沙利文（Emma Sullivan）、斯威夫特（Frazer Swift）、图恩（Richard Toon）博士、文森特（John Vincent）和伍德沃德（Jenny Woodward）。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也在早期参与了 RCMG，当时 RCMG 的理念还只是我办公室里一排不吉利的书架。我感激他们所有人。

这本书中讨论的许多想法都是在向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员工的演讲中第一次面世的，每一次也都得益于批评性的言论。作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会（MLA）基于网络的项目《激发所有人的学习》（www.inspiringlearningforall.gov.uk）里的重要部分，通用学习成果（GLO）成形于研讨会、讨论，以及最终成为与英国 15 家机构中的大量同事一起完成的试点项目。三项国家性研究项目随后采用 GLO 衡量了 36—69 座博物馆中的学习。许多教育工作者为了介绍和阐释研究发现而参与研讨会，不同的发言使我在不同环境下展示和精炼想法，包括多年来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及其学生，2002 年 10 月在利物浦泰特美术馆里的英国社会学协会博物馆小组，2003 年 11 月在墨西哥瓦哈卡国际博物馆协会教育委员会以及 2004 年 5 月在新奥尔良美国博物馆学会中举行的讲

座和研讨会。

我要感谢 MLA，特别是威尔金森（Sue Wilkinson），她使“衡量学习”方法的发展比最初预想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坚信 GLO 是可行的。总的来说，威尔金森和她在 MLA 的同事专心于发展“激发”项目的框架，并充分参与了 GLO 的兴起和试行。负责“激发”项目的顾问默奇（Anne Murch）和波特（Gaby Porter），也做出了鼓励和帮助。

我要感谢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准许自由引用报告《灵感、身份认同、学习：博物馆的价值》（*Inspiration, Identity, Learning: The Value of Museums*）、2004年6月《对2003—2004年DCMS/DfES战略委托任务效果的评估：国家（地区）博物馆教育合作关系》中的研究数据，以及准许使用为出版物《灵感、身份认同、学习：博物馆的价值》所准备的例证。我还要感谢 MLA 准许使用报告《你今天从博物馆中学到了什么？》（*What Did you learn at the Museum Today, 2003*）与《你今天从博物馆中学到了什么？第二次研究》（*What Did you learn at the Museum Today? Second Study, 2005*）中两项评估研究的数据，以及准许使用为同名的 MLA 研究简要出版物所准备的例证，与那些为三本儿童翻页书准备的例证。感谢大部分上述出版物的设计者帕特里奇（Tom Partridge），他很迅速地提供了 PDF 文件。

RCMG 位于博物馆学系内，多年来我很幸运拥有许多同事的支持和陪伴，包括西蒙·克内尔（Simon Knell）教授、桑德尔（Richard Sandell）博士、帕里（Ross Parry）博士、麦克劳德（Suzanne McLeod）和劳埃德（Barbara Lloyd）。我珍视伴随着笑声和恶作剧的讨论、挑战和批评。我感谢大学批准我从2006年2月到6月的进修假期来写这本书；并在此表达我对系主任西蒙的巨大感谢，他允许我续假到2007年1月，不然这本书肯定完不成。特别感谢里夫（John Reeve）、伍德沃德、沙利文和阿卢瓦利亚（Gurpreet Ahluwalia）阅读章节的草稿，以及罗伯茨（Jim Roberts）的常规技术支持。任何误差、错误陈述或疏忽是我自己的责任。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伊兰（John Eland），他对我撰写本书的这几个月及迫切需要完成但拖延了好几年的事情给予了耐心和理解。未来（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已经身处沙滩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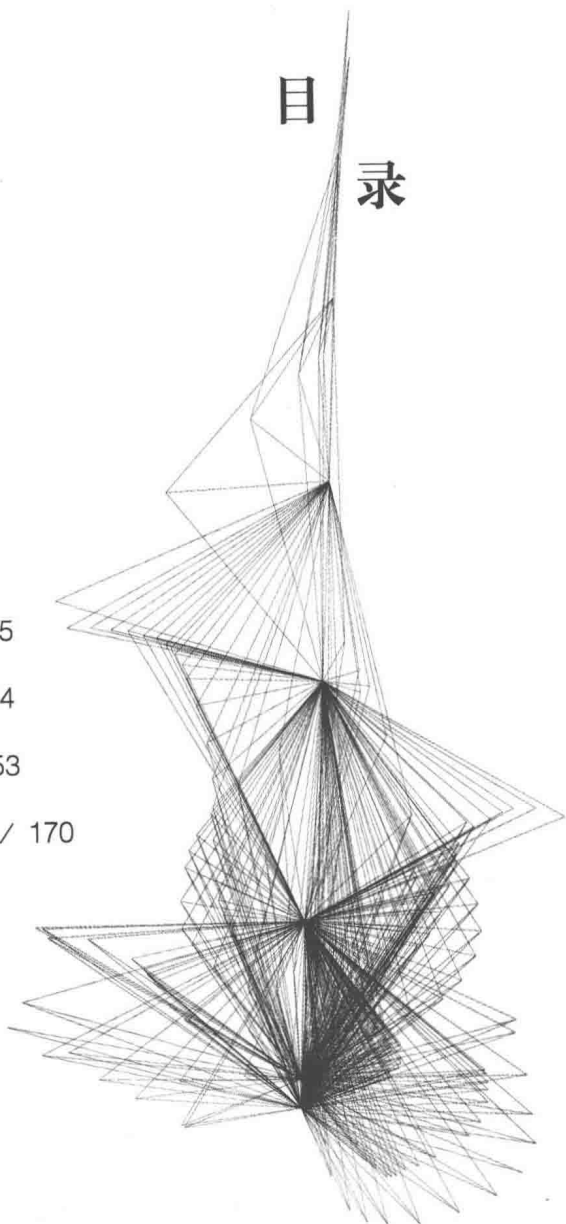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

2007年8月，北德文区兰特里

致谢 / 001

- 第一章 博物馆：学习与文化 / 001
- 第二章 校准文化 / 013
- 第三章 概念化文化组织中的学习 / 027
- 第四章 通用学习成果：一个概念上的和
解释性的框架 / 039
- 第五章 研究项目：背景与方法 / 056
- 第六章 学校使用博物馆的模式 / 075
- 第七章 博物馆对于教师的价值 / 094
- 第八章 学生的学习成果：教师的观点 / 105
- 第九章 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的声音 / 124
- 第十章 在博物馆中学习的特征与意义 / 153
- 第十一章 在后博物馆中学习：问题与挑战 / 170
- 参考文献 / 181

目 录





第一章 博物馆：学习与文化

▶▶▶ 面向后博物馆时代：时代变迁的挑战

21 世纪初,博物馆^①通过再度想象它们可以变成的样子来重新定义自身;熟悉的做法正被重新评估,老套的理念正被颠覆。关于文化与社会的新思路及新政策向博物馆发起了挑战,使它们反思自身的目标,解释自身表现并重新设计它们的教学方法。

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晚现代性”、“高度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现阶段以现代化无尽的不完全过程为特点(Bauman, 2000: 28),文化在这个方面也不例外。博物馆受制于对现代化的无数呼唤,同时,它们的目的与成效被密切审视、分析与批判。^② 思考媒介受众的新方式(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证实了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特征,同时,诠释了藏品对大多数博物馆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博物馆的角色已不仅限于保护藏品,博物馆还需要分享和不断地重新解读它们。(Price, 2002)

直到现在,博物馆还可能被形容为不变的、坚固的现代社会中压抑与独裁的符号(Bauman, 2000; Ross, 2004),部分博物馆仍紧握这一过时的身份不放;然而,在整个文化领域,许多机构已发展出敏捷的柔软性和创新的流动性来回应后现代环境。对博物馆身份创造性的再构想与再加工是后博物馆时代的一大特征。(Hooper-Greenhill, 2000a)“后博物馆”就像一个有用的、能挂起构想的挂钩,这些构想昭示着博物馆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未来。(Marstine, 2006: 19; Sandell, 2007b: 9)后博物馆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对文化、传播、学习和身份间复杂的关系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这将促进博物馆形成与观众沟通的新途径;第二个基本元素是促进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形成,且与之相连的是接受用于展示、再生与组成自我身份的文化,以及由此带来一种社会与伦理责任。

由于博物馆已经更新了理念和实践,它们开始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社会角色。这可视

① 术语“博物馆”确定为包括博物馆与美术馆。

② 例子参见 Resource, 2001; Graubard, 1999; Welsh, 2005。

为“文化转向”(Chaney, 1994; Easthope and McGowan, 2004)的一部分。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表达的重要性,以及符号在传递意义、标记身份和唤起社会与文化关系中的力量。(Ray and Sayer, 1999: 22)正如霍尔(Hall, 2005: 28)所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集中性及其与身份的关系。对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实践的确认需要认识到,构成文化意象的解释过程无法被认为是中立的。(Chaney, 1993: 15)

对文化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视揭露了消费、主体性、意义和身份的问题,这些都是学习的核心。博物馆积极地塑造知识、使用它们的藏品、集合可视的文化叙事手法来产生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Hooper-Greenhill, 2000a)在陈列展览中,博物馆“浓缩、打乱、重新排列(小说化)和神话”(Thistlewood, 1993: 8)。博物馆的陈列将不同艺术品和物质文化碎片组合成连贯、持续和统一的叙述,成为哈琴所谓的“总体性叙述”(Hutcheon, 1989: 62)。博物馆不可避免地可以从可以展示的藏品中挑选那些将会展示的物件,并且这种选择塑造了用来展示的视觉陈述。不同的意义环境被不同生产的装配调用。

通过陈列和诠释活动,博物馆使用物件、绘画、照片、模型和文字建构一种观点、呈现一个故事并制造学习资源。这些包含意义归属的诠释过程(Hooper-Greenhill, 2000a)组成了博物馆的大多数工作,且可被描述为博物馆“课程”的组成部分。这引出了关于如何阐释、由谁阐释及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讨论。许多对博物馆学习的分析偏重教学方法(如怎么在教学中使用藏品、人们如何学习),但还需要对内容问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博物馆打算教什么。温格讨论了学习如何转变我们是谁及我们可以做什么,他认为,学习不仅是技能和事实的累积,还是一个变化的过程(Wenger, 1998: 215)。学习塑造的是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Giddens, 1991)。当我们将博物馆和美术馆视为教育场所时,博物馆产生的文化视角和学习者自我认同间的关系不应该被遗忘。

由于博物馆已多次为当今时代重塑自身,它们的教育目标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教育经费已经增加。自从1997年,英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推动博物馆教育,强调博物馆教育应统一定位为:

英国政府相信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核心角色。^①

政府的重视受到了那些博物馆领域工作者的欢迎,他们早就期盼文化大众化,并发现政府当前的政策提供了重新阐释这些需求的机会。博物馆教育理念已被去学校化运动所影响(Friere, 1972; Illich, 1973),并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发现式学习策略中获得启发(Harrison, 1950, 1970; Marcouse, 1961; Winstanley, 1967),即使它们在学校被推翻后,仍在博物馆中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政府政策变成了国家拨款项目,博物馆可用于发展与学校和社区更亲密的关系,

^① 参见文化、媒体与体育部以及教育与就业部,2004: 4。

可在国家与区域博物馆间基于联合教育项目的发展建立合作关系,任命专业员工以及发展专业结构在博物馆建设它们的教育工作时支持其特定目标。伴随这些政府资金而来的是有责任提供预定目标已经达到的证据。以前,声称博物馆拥有教育影响已经足够了,而今天必须证明它。

教育成效的衡量被许多博物馆认为是负担,但博物馆学习的成果与影响负责的必要性使得博物馆教育工作是系统可知的;通过用新的方法清晰阐释博物馆教育的价值,教育成效变得更加可见。^①此外,为了向政府及其服务机构呈现证据来证明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持续资助而产生的材料已经产生了大量研究,如这本书将描述的,显示了博物馆如何有能力将自己定位为后现代时代关键的学习场所。对教育成效的衡量已经为后博物馆显现了新的可能性。

►►► 改变对学习的看法

教育和学习已在博物馆项目中处于优先地位,但是对于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没有统一的想法。^②基于自身对教育体系与学习和教学方式的体验,每个人对“学习”和“教育”这两个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体系和方式在国内外都会有所变化,且由不同的学习和教育理论支撑,^③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教育和学习目标、流程与结果的不同观点。

从传统和说教式的教学方法来看,“学习”是“学术”或“知识”的代名词。学习是一个名词,表示什么应该或可以被获知。^④教育的过程旨在鼓励获取知识,并让这种学习(知识)从教师(专家)传递给学生(新手)的过程变为可能。在这个教育范式中,被学习的是事实和信
息,把握事实和信息的
过程要高度集中、有目的性和严谨性。增长语言知识是目标,因为学习资源一般受限于书面或口头语言。教学方法是认知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它们看重的是学生的思想,忽视(通常被视为过于活跃的)身体。中小学和高校被认为是认真学习的地方,其环境与日常世界有所不同。

教师和教育理论家们对这种狭隘与规定性的教育方法争论已久,并坚定支持一种更加广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和教育基础。现在,已出现许多不同和有力的论据,其中包括三个事实——许多被正式教育系统标记为失败的教育方法转眼应用于成功和富有成果的
生活中;学习发生在许多场所,而不仅是那些正式教育机构,许多人认为在后者中学到的东西反而很少;传统的学术教育安排给予那些在过去获得教育成功的家庭的学生特权,而剥

① 1997,厄舍(Usher)等描述了这是如何在成年人教育中发生的。

② 一些相关术语的讨论,参见 Hooper-Greenhill, 1999。

③ 参见 Jarvis et al., 1998 and Joyce et al., 1997。

④ 参见 Falk and Dierking, 2000: 9—10。

夺了那些不熟悉教育规范和惯例的学生的权利。^①

在英国,从“博物馆教育”到“博物馆学习”在表述上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从“教育”到“学习”的语义转变代表理解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方法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改变。使用“学习”一词表明对学习过程与用户成果增长的关注,以及思考博物馆与其教育付出的转变。博物馆的注意力在于学习可以如何被促进,力图为观众提供一段欢乐与有用的体验成果;这实际上是从观众角度出发的。

然而,博物馆的教育角色仍然含糊不清。对于一些人来说,博物馆的目标是一个整体;对另一些人来说,“博物馆教育”意味着是由博物馆专业人员实施的工作。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教育目标还可以通过一系列方法来定义。例如,普林格尔(Pringle)在博物馆教育和美术馆教育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她将博物馆教育形容为“证明可信的、可理解的信息资源,是人们可以信任的地方,提供了可靠的、真实的与综合的关于物件与理念的表述”(Falk and Dierking, 2002: 2),并将美术馆教育形容为涉及知识思索,对“真实”、“权威”与“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自我质疑(Pringle, 2006: 7)。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这种定义博物馆学习的方法,否则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教育将会显得很不同。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学习环境与学校或其他正式学习场所的环境不同。博物馆是公开展示和陈列的场所,学习环境丰富且充满惊喜。它们可能难以应付和难以管理,但同样可以唤起好奇心或激发新灵感。基于博物馆的学习是一种身体感官的参与: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身体运动的性质、速度和幅度都会影响学习风格。^②博物馆没有国家统一课程——每座博物馆都可能对同一个事物呈现出不同看法;它们没有正规的评估系统,也没有规定的学习时间表。博物馆学习可能更加开放以个人导向和不可预测,并且相比正式教育,对多种反应更加敏感;在正式教育中,教育的内容都是由外部制定的标准所引导的。

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社会和文化的飞速变化,许多引导思想和行动的旧指标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和文化图景正在被重新绘制和安排。我们期望,英国的博物馆教育可以从较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尽管有25—30年良好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但博物馆教育仍缺乏研究和理论基础。^③

▶▶▶ 博物馆中的“教育转变”

20世纪,教育经费在英国博物馆中缓慢发展。由于博物馆领域缺乏对教育的有力承

① 例子参见 Friere, 1972; Gardner, 1985, 1991; Giroux, 1992。

② 对不同的展示风格和不同的教育哲学及支持它们沟通的方法的讨论在探索这一点中很有用。参见 Hein, 1998 与 Hooper-Greenhill, 2000a。

③ 参见 Pringle, 2006 与 Hooper-Greenhill and Moussouri, 2002, 描述了1999年研究在英国博物馆学习中的状况。

诺,^①该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积极参与,例如伦敦杰佛瑞博物馆的哈里森(Molly Harrison),德比郡的温斯坦利(Barbara Winstanley),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马库塞(René Marcoussé)。(Hooper-Greenhill, 1991: 51)。第一届负责学校的官员于1900年代初期被任命;在1930年代,学校服务从8项增加到15项;1963年,新的博物馆教育服务组申请了34项博物馆教育服务,1967年又增加到了48项;到1983年,全英国已有362个专门的教育岗位,分布在154家博物馆。(Carter, 1984)

然而,到1990年代初,由于受到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92年推出的报告《卓越与公平:博物馆教育与公共空间》(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的部分影响,英国的博物馆开始质疑教育领域的局限性。1992年,布托路(Camilla Boodle)撰写了一份报告以游说国家遗产部。该报告叙述了1980年代教育部门和当地政府如何通过将藏品与新国家课程标准相结合为博物馆建立更容易与学校合作的机会,但这同时也导致博物馆有可能失去教育工作的资助资金,因为学校归当地管理意味着教育资金的管控权从地方集中到学校自身。(Boodle, 1992)布托路引用一份早期有影响力的美国博物馆协会报告《新世纪博物馆委员会报告》(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1984)并评论说,这些观点也可能于1990年代早期在英国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博物馆有明确的学习功能,但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角色以及教育在博物馆体制结构中的角色仍然在公众心目中模糊不清……教育责任牢牢地嵌入博物馆的哲学基础中,但对于人们如何在博物馆环境中进行最好的学习没有清晰的认识——这对考虑博物馆教育项目数量和质量的今天是一个讽刺。(Boodle, 1992: 1)

一年后,英国博物馆协会年报在博物馆和教育方面推出一份名为《回应改变:处于十字路口的博物馆教育》(Responding to change: museum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1993)的报告。报告称,教育是博物馆的中心,许多博物馆都明确是为了教育目标而建立,这些观点在随后的几年中一遍遍被重申。然而,这些观点背后的现实在建议中显露,即博物馆管理与主管部门应将教育视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管理结构应该体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每座博物馆应该制定一套教育政策。博物馆“教育性的”说辞与目标、员工结构、有效资源或管理支持的清晰度不匹配。同时,国家博物馆中博物馆教育员工占总员工数(包括安保员工)的1.8%,在当地资助的博物馆中这一比例为3.6%,在私人博物馆中这一比例为2.1%。(Hooper-Greenhill, 199b)

不久之后,负责文化和遗产的国家遗产部^②委托了一项研究,旨在“回顾作为正式和非

① 参见 Miers, 1928 与 Markham, 1938, 对这种情况给出了较好的综述。

② 这是英国内阁首个文化部门,后来成为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

正式学习核心的英国博物馆现行的活动,以及明确该项功能如何有效地发展”。(Anderson, 1997: iv)1994年和1995年,该研究进行了两次调查与大量的讨论。结论报告于1997年公布(同上);随后,另一项标题稍有不同报告于1999年再次公布(Anderson, 1999)。安德森的报告(后来它被这样称呼)确定了375座博物馆机构中的755位专业教育员工。调查还发现,566座博物馆中超过三分之一(37%)为博物馆教育作了有限程度的准备,近一半(49%)的博物馆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教育服务,仅23%的博物馆拥有博物馆教育政策(同上:37)。这项调查还指出,博物馆中平均3%的全职员工和志愿者是教育专业人员,许多馆长和其他人员致力于面向学校、成人和社区的博物馆教育的组织和实施。调查案例中,只有37%的博物馆受过教育权威顾问的帮助。(同上:39—40)在2000年,一份中央政府对博物馆和教育的声明表示:

目前,博物馆教育服务的供给是不均衡的,有的非常出色,有的普普通通。^①

1997年自工党执政以来,博物馆教育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活动的指导原则更加集中,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的学习越来越需要规范标准。1998年《一个新的文化框架》(*A New Culture Framework*)出版后,对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发展自身关于学习的规范要求变得一致和明确,一份份不同的政策文件均体现了这一要求,其中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是建立博物馆中主要用户的相关政策。^②政府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认为文化必须具有社会影响力、责任感并更多地被学校使用,这驱使了转变的产生。

总的来说,政府的需求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博物馆的教育能力因此以飞快的速度发展。2006年,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委员会(MLA)的报告^③明确反映了安德森的结论所带来的改变:2006年,英国有1171个教育职位,英国86%的博物馆被正式教育团体使用,88%被非正式教育团体使用,69%的博物馆有教育政策,87%的博物馆管理人员致力于教育活动。^④

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大部分发展由源源不断的政府资金支持,因为博物馆学习的功效已经被证实。在过去几年中,博物馆开发了一种“衡量学习”的方法,该方法已被运用到三项基于博物馆的学习结果和影响的国家研究。本书的任务是描述该方法和研究评价结果,以评估该研究,并回顾这些发现在博物馆文化方面带来的挑战。

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许多事物发生了变化,建立学习和文化理论及对摸索学习的文化理论的需求十分迫切。开发教育能力与发掘有效学习的证据的压力导致了教育评估的

① 参见文化、媒体与体育部以及教育与就业部,2000:7。

② 近年来有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和论文,参见文化、媒体与体育部,1998,2000,2001;文化、媒体与体育部以及教育与就业部,2000。

③ MLA,即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委员会(曾用名Resource),于2000年4月代替了博物馆与美术馆委员会(MGC)以及图书馆信息委员会(LIC),参见www.mla.gov.uk,2006年1月25日访问。

④ 参见MLA,2006b。安德森回顾了英国各地的情况,但是MLA报告在权力下放后仅关注了英格兰。

风潮。评估对英国来说有点陌生,它在美国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里却没有。^①但是,许多教育评估目前通过“灰色”文学(Selwood, 2006b)的方式得以实现,并通过报告、手册、网络账户,有时甚至是海报或明信片展现出来。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正在流失,因为无法通过常规的出版渠道获取。英国博物馆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来自政府的压力正发生在一个理论构建与研究仍不完善的环境中。

本书介绍了向政府呈现博物馆学习成果与影响证据的需求所产生的研究。该项研究发生在让人兴奋的、有争议的和流动的温室环境中,其中首创精神迅速地扩散,文化先驱不得不质疑他们长期固守的观点。该研究承担着宣传的目的,但研究者一开始就坚持如果这是研究过程设计和研究结果解释中的主要因素,那该项研究就毫无意义。该研究由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的博物馆与美术馆研究中心(RCMG)完成,^②RCMG争取和接受政府资助委托的动力是基于更好地理解 and 建立博物馆学习理论的渴望。

本书旨在增加证据基础以有助于讨论博物馆和美术馆学习的目的、特征和结果。本研究主要涉及在美术馆和博物馆学习环境中积极的在校学生,但一些工作也涉及在社区接受校外教育的年轻人。参与此次研究的博物馆非常多,包括英国境内的地区性、独立性和国家性博物馆,其藏品覆盖所有领域。

本书可以视为新的研究阶段的一部分,它不仅关注了标志建筑和大型国家性博物馆,还关注艺术类博物馆的研究。在英国,随着因分权而日益增加的区域化,以及资助与教育紧密相连的、非国家性博物馆的项目不断增加,对区域博物馆的关注出现了。(Babbidge, 2000; Hill, 2005; Selwood, 2006a)这使得博物馆文化相关的早期观点被加深并复杂化了。

从研究产生的定量和定性证据来看,基于博物馆的学习的力量正在显现。这股对于学习的强大力量是由后现代教学方法塑造的,这些对教育和学习的当代思考方式为那些今天仍能在博物馆中看到的19世纪的想法带来了挑战。本书的最后一章回顾了该研究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博物馆文化提出的问题。

序篇的最后部分叙述了本书的论据和结构。

▶▶▶ 灵感、学习、身份认同——后博物馆时代的潜能

21世纪初,文化组织必须在一个由经济理性主义塑造的政治环境中努力求生。一条通

^① 参见 Hooper-Greenhill, 2006b, 分析了博物馆观众调查领域,包括教育评估。

^② 我在1999年至2006年是RCMG的创会理事以及本书中讨论的研究的研究小组的组长。所有的研究报告在RCMG网站上可以获取: www.le.ac.uk/museumstudies/research/rcmgpublicationsandprojects.html, 2006年1月19日访问。